

很多年前,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。

我醒来,睡眠朦胧中,听到屋子里有细细簌簌的声响。我睁开眼睛,从炕上的被窝里探出头来,看到了母亲。母亲手里正抓着一把柴火,有几根已经燃着的样子。她极小心地呵护着,仿佛手里攥着的,是极贵重的东西,小心翼翼地

从堂屋的炉子旁边,一步一步,往里屋移。

我问,妈,你在干什么。母亲没有抬头,依然极小心地看着她手中的火,走了几步后,才回答我:“妈在就火。”

“就火”是老家的方言,就是生火的意思。听完母亲的话,我翻身就躺下了。过了好一会儿,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,我朝里屋灶火塘前烧火的母亲又扔过去一句话:“妈,你怎么不擦根火柴(就火)?!”

母亲没有回答我。此后好多年,母亲都没有回答过

这个问题。问母亲的那一年,我应该是刚刚记事的小屁孩。后来,我长大了,懂得了母亲。

家境艰难那几年,能俭省的地方,母亲更是想方设法地去俭省。有一年冬天,家中无钱买取暖的煤,母亲就在灶膛里堆满干牛粪和柴草末,日以继夜,不让它熄灭。一来可以取暖,二来不用频繁就火,省下些火柴。一日大雪,堆的火灭了。就火的时候,柴太湿,母亲一连浪费了好几根火柴,好不容易点着了,结果忙中出错,火柴盒混在了柴里,母亲一把送进灶膛,只听“轰”的一声,整盒火柴爆燃。

屋外雪在下,屋内母亲

在哭。

这几年,老家生活条件好了,母亲依然住在老屋里。有煤气灶,她不使。母亲总说她不会使也不敢使。于是,大家也便顺着她的心意,依旧烧着她心爱的灶火塘。

年末的黄昏,我又闲坐在老家的土炕上,母亲开始准备做晚饭。母亲先往灶膛

的脸上,现出一丝仿佛做了错事的尴尬和不安。母亲自己先笑了一下,然后,跟我说:“唉,妈这么多年,成习惯了。按说,有火柴,还有打火机。可是,妈就是改不了。”母亲的语气,到后来,好像是在自责了。

而我早已不是多年前的那个不谙事的孩子。我赶紧跟母亲说:“妈,干嘛去划那根火柴啊。这样既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身子,同时还能照看一下炉火,一举两得,多好!”母亲笑了,好像她的儿子突然为她解开了一个难题。接着便说:“妈也是说,这样……挺好的。”母亲极认真地把火引过来,又极认真地放进灶眼里,低下头,对着那火苗,“呼”地吹了一口,“轰”的一声,火着了,红红的,映亮了母亲的脸色。

我把头转向窗外。略显昏暗的院子里,飞起几只麻雀。或许,它们,看到了我此刻的泪光。

裁缝每次缝衣,必穿戴整齐。先净手,将布料仔细裁剪,再正襟危坐,眼睛微闭,默默无语,然后飞针走线,整套衣服一气呵成,缝制过程显得无比虔诚而庄重。

这天晌午,进来一个苦瓜脸的男人,问道:“老板,定做一套衣服,需要多长时间?”裁缝说:“半日就够了。”“你这里有现成的吗?我懒得等。”男人又问。“没有。”裁缝说,“裁缝者,量体裁衣。”“你那里不是挂着三套样品吗?把中码给我就行。”男人往墙上一指说,“我给我爹买一套,他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中码肯定能穿。”“对不起,样品衣不卖。”裁缝说,“因为即使身高体重相同的两个人,他们的袖长、腿长也不一样,必须定做。”“我爹病

了,不能来店里量衣服。”男人请求道,“老板就破个例,把那套中码卖给我吧。”“规矩不能破。”裁缝不容商榷,“他来了,你可以回去帮他量,把身高、袖长、腿长、腰围……都写好,还有,是否驼背,有什么爱好……这些我都要知道!”

“真麻烦!”男人不耐烦地说。“小伙子,我这尺子既可以量衣服,又可以测人心啊!”裁缝拿着尺子说,“人活一世,受过多少苦?为人子女,这是起码的孝道,你要是不会量,我陪你一起去……”男人听完,低下了头,羞愧地说:“谢谢师傅,一语惊醒梦中人,我这就回去替我爹仔细量。”裁缝的小店,是寿衣店。

裁缝

董川北



幸福

宋仕敏

女人坐在轮椅上,男人在后面推着,转动的轮子,缓缓地铺展开一条笔直的林荫道。斑驳的光影落在他们的身上,像那些没有失去的记忆,闪烁着。

林荫道似乎变窄,曾经

的初吻留在这棵树下。无需猜测当年他们谁先追逐谁,如今,一头华发呼应着一头华发,一脸微笑复制到另一张脸上。起伏跌宕的岁月过去了,平静的两颗心重叠,没有一丝距离,静静地感受着放慢的幸福。

鞋带是用来固定鞋子的带子,一般成双成对。受工艺水平和经济发展所限,鞋子一出现大概就有了鞋带。据说,现今发现的最早的鞋带,源自考古学者在亚美尼亚某山中洞穴里发现的一双距今5500年历史的皮鞋,其鞋头和鞋后跟都

中国记载鞋带的文献,笔者不甚清楚,近来泛览旧籍,看到一处可以供大家谈助。

晋文公重耳在跟楚国作战时,发现鞋带散开了,就蹲下来自己系。旁边的大臣问他:为什么不

中等君主身边的人都是可爱的,下等君主身边的人都是可以侮辱的。现在我身边的人,都是先王留下的老臣,我不敢让他们来做系鞋带这样的事。”

这是收在焦竑《养正图解》一书中的故事,焦竑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大臣,他觉得为什么后代的帝王做不到这一点呢?主要是因为缺乏见识的缘故。这个故事如果属实的话,早在春秋时期,中国人就已经有鞋带要系了。

当今,鞋带已不再是穿鞋必须的功能性产品,它成了一种时尚配饰,一种用来配合鞋子而展现个性的带子。

鞋带

黄恂

这个词在网络上常用调侃那些热衷于关注琐碎小事、喜

欢讨论无关紧要事物的人。“研究生”通常意味着从事高级研究和学术探讨的人,这个词运用幽默手法将“鸡毛蒜皮”和“研究生”结合在一

起,表达了对一些人过分关注琐事的调侃。该词也可用于自嘲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关注了太多不重要的琐事,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时,就可以用这个词来调侃自己。

网络新词语

鸡毛蒜皮研究生

赵超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三十六、《轮蹄》再现旧津沽

1940年,因《蜀山剑侠传》而蜚声海内外的还珠楼主,开始了自传体小说《轮蹄》的写作。该书1941年8月连载于北平《新北京报》,1948年更名为《征轮侠影》由上海三新书店出版。书叙1920年5月,知识青年周元荪(实为还珠楼主人)因失怙弃养,由南京北上京津谋职的故事。书中,作者对当年天津市井百态及风土人情均有着许多传神描写,至今读来,仍有一定的认识作用。

话说周元荪有个堂兄名叫周少章,虽身为县长混迹山西官场,此刻却因遇上麻烦也来到天津,躲进日租界旭街(今和平路北段)新旅社避祸。此时还珠楼主便借周少章之眼,对当时天津的街景及民风做了形象描画:“只见电灯辉煌,车马行人往来如织,电车铃声铛铛,一辆接一辆载满了人相继驶过,电线受了电咬子的摩擦不时闪出碧绿色的火花。大高个子的巡捕威风凛凛,手持短棍,在马路中间指挥,时而耍着棍花。洋车夫如拉空车走过,看去都似提着心,一个不留神,或是长就伤财惹气的脑袋,巡捕老爷一个看不顺眼,上去劈脸先啐一大口臭唾沫……行人路遇,无不互相寒暄招呼,二三四五六七八爷各自乱叫……再底下不是‘老没见’‘你啦好’,就是‘老爷子好’‘老奶奶好’‘弟妹他好’。全家问遍,恨不能连猫狗都问到,才把这‘回头见’三字离歌吐了出来开路……互问‘吃了’,互答‘先偏啦你

啦’‘赶明儿找我去’‘咱们哥俩不错’‘得聚一聚’‘玩会子’。再要细致一点,‘先偏’之后,接问‘你吃的吗’,或是不等对方发问紧接自报食谱,不是名馆饺子,便是炖肉、馒头、打卤面、贴饽饽熬鱼之类……说到归齐,还是‘明儿见’。”

在新旅社里,周少章结识了天津“混混儿”马二,但只见这马二“人生得又高又大,一张紫黑脸膛,浓眉大眼,枣鼻阔口,两排牙齿却是刷得雪白,一边镶着一枚金牙。长衣已然脱掉,上身穿着一件天蓝素缎面,纽扣上盘蝴蝶的对襟小夹袄,却用紫酱色素缎做了夹里。胸前挂着一根黄得发出闪亮的金表链,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两只小腌萝卜一般的无名指上各带着一枚戒指,看去足有三钱重一个,却是真金的。袖口卷着,露出雪也似白的绸小衣。下身一条与上衣同质的夹裤,两条缎带绑扎得又紧又整齐。一双千层底双脸缎鞋刷得得一尘不染,底边却似穿日太久,磨去好些。一望而知是个混混一流的人物。”

七十九、李赞臣旧居
打清朝起,津门百姓就爱给本地的豪门大户排个座次。时代流转,被列入“八大家”的名门望族几经更替,终归平凡。“八大家”的后人们却也偶尔小聚,彼此分享各户深深庭院中的朱门岁月。
李赞臣侄孙李学泓介绍:“延古堂李氏家族是康熙中叶来到天津的,那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生活并不好,但是他能看病,跟盐务、巡盐御史关系好,后来慢慢地家里(一直)就做盐务发展。”
李春城是李家在天津崭露头角的第一代人物,从整个家族借助盐业纵横商界,曾在京冀一代建造过私有铁路,也与袁世凯、曹锟等政要家族互通婚嫁。李家乐善好施,在“八大家”中以“李善人”闻名。
“我爷爷,还有我十爷爷都曾经说过,‘李善人’是

谁?(是)李春城的夫人,原来叫李八老太太,她信佛,特别是每年都要放生、施粥、施衣服、施药。李家历代出医人,就很容易按照悬壶济世的方式去施舍、救人。”李学泓说。
大家族的兴衰演变常以分家为临界点,巅峰期在天津坐拥1200多间房产的李家,也在李春城的孙辈分了家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分得了祖产的李赞臣兄弟在睦南道盖起了这座新楼。今年92岁的胡禄珠是李赞臣的长孙媳妇,她的婚礼就是在这栋自家的洋楼里举行的。
在这气派的三层洋楼里,有十几个仆人照顾着主人的饮食起居。大家长李赞臣虽很少给儿孙们发零用钱,却会为他们吃穿用度,在自家厨房和街市商铺里统一买单。在李家各房各院的菜谱里,有一道祖传的年菜。“火锅是李家过年必有的一道菜,第一代到天津来的时候生活并不富裕,南方人讲究年夜饭,就做了什锦火锅,什锦火锅里有很多南式的东西。”李学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
崔明圆 撰文
泓说。
用一道南北交融的菜品提示来路,以一个“李善人”的名号约束归途。1939年一场大水袭击津城,新一辈的“李善人”随即接来仆人们的家人到这栋洋楼里避险。
同样经历了洪水的李氏私家花园,后来又被侵华日军重创,最终捐赠给了政府,变成了人人可以游玩的公园。而这栋见证了李氏兴衰荣辱的楼宇也终究售予他人,只留下大宅门的回想,供后人玩味和观赏。



李赞臣旧居



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
解说词